

蓝皮书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057544)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057544>.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发郊 , 姬屋藏郊 , 考彪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Bo Yikao , Chong Yingbiao , Yin Shou , 姬发 , 殷郊 , 伯邑考 , 崇应彪 , 姜王后 , 殷寿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23 Words: 11,944 Chapters: 1/1

蓝皮书

by [Volume_hezhongyao](#)

Summary

民国au 新时代青年发x旧时代少爷郊
原来相片和那本海国图志，你都放在一个地方。

01

离收到姬发上个月的来信，已经过去三十一天了。

“硬面——饽饽”

小贩的声音划破了胡同里寂静的夜。我听了一会儿，起身打算将门锁死，硬面饽饽是作为夜宵吃的，今天该不会再有信差来了。

走到门跟前儿，门缝里突然伸进来双白花手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堵门，那人已经从门缝里钻了进来，把提着的东西往我手里塞。

“殷郊，是我。”

是伯邑考。

他手里提着的东西在夜里一个劲冒白气，夹着小麦粉混蜜糖的香味。等一天没等到信的难受劲儿也被暖烘烘的香气短暂糊弄过去了。

“非独自觉食之甜美，中外人士皆配胃口。”伯邑考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拿了份《京报》，给我读今天上面刊的东西。

“泰丰月饼新上了十几种口味儿，姬发他”提到姬发，伯邑考咳嗽了几声，眼里有些晦暗不明，转而对上我的眸子却又把他标志性的酒窝搬了出来，“姬发他在信里嘱托了我许多遍，说一定要买来捎给你尝尝。”

听这话时，我正在和那牛皮纸上缠缠绕绕的席草线头做斗争：

“哦，姬发那小子终于来信了。”

亏他还记得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挂念着给我送月饼也是应该的。

“这次信怎么邮你那儿了，还麻烦你这么晚从书铺子里给我送来，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伯邑考没吭声，放下报纸自顾自往厨房走：“你先吃吧，刚出锅的，一会儿凉了。我去给你拿点喝的，要水还是茶？”

我没太在意伯邑考说话时的停顿和表情。一是被眼前的月饼香迷住了神，二是最近我颈椎的老毛病又犯了，大夫说压到了神经，颈椎一疼，我夜里就不大能看清东西。

“茶吧……”

伯邑考端着茶走出来的时候，雪正好扑簌簌地落下来。

我想翻个茶杯盖子出来，后来发现家里没这东西，干脆把摇椅和桌子挪进了屋里：“今年这雪来的真早，和我两第一次见那天似的。”

02

我第一次见姬发的时候，是个寒冬腊月天儿。

那时候我父亲每日里忙东忙西，母亲说她回姜家小住些日子。这诺大的王府里，就我还有几个嬷嬷住在最偏的侧门旁，石子掉地上都得听个响，日子自然过的也就懒散些。

外面是鹅毛大雪天，屋里是红泥小火炉。

这么惬意的日子我一般都要睡到晌午，外面却一阵儿一阵儿的，有鸭子叫一样的呻吟声。我裹了裹大氅开门瞧，门结结实实撞上了地上躺着的那个孩子，看着和我差不多大的岁数，生的一副俊俏模样，但脸上被我这么一撞，压出一片黑青。

那呻吟声倒是断了，但那个时候年纪小，哪见过这场面，雪地里除了他连个雀儿也没有，以为闹出了人命官司，我连拖带拽地把他拉回屋。

不知道在雪里呆了多久，他脸上睫毛上手指上全是雪粒子，伤口处又红又紫。没人教过我被冻坏了是要先用凉水冲洗去寒气的，我只管打了盆冒着热气的烫水来给那少年擦脸。

隔着氤氲的水汽，床上的人痛的呲牙咧嘴，死死的扼住我的手腕。

他该是要吃痛揍我的。但我那时没见过那么多怪模怪样的表情，看着他把我的手高高举起，嘴巴里喘着粗气，冻僵了说不出话，就顺势把他的手卡到我的腰上，以一种怪异的姿势抱住他，直冲冲地喊了句：

“忒好了，你没死。”

隔着那床厚厚的棉被，我感到他落下来的拳头滞了滞，划拉半天，最后拍了拍我的背回抱了一下。

过了许久，还是没人再吭声，屋里被火烤的暖烘烘的。

他冲我扬了扬脑袋，翻身就要往下走：“恩情难以未报，改日登门……”还没说完，扯到了伤口，他脚还没沾地上就打了个踉跄。

我看他脸上那块青还未消下去，自觉心虚，又把他按了回去，“天都黑了，你且留在这儿吧，这屋里也不差多睡你一个的。”

他想了一会儿，大抵是觉得我说的对，就又缩回了被子里。

“旁边那桌子上有几本闲书，你要觉得无事可做就翻翻，解闷儿。”我听见后面哗啦啦的翻

书声，突然又觉得话说急了圆不回来，也不知道他识不识字。

虽说我生在个闲散王爷贵胄之家，但现在民间到处都是起义起义的声音，我家的情景也没富裕到哪去。父亲往日里也对花销看得紧，我在屋里翻半天竟没翻出另一床被子。

“我叫殷郊，是殷国公家的。”我挪了挪身子把空荡荡的柜子漏出来，“今晚你要不嫌弃，咱两挤一挤。或者这被子你先盖着，屋里着着炭火，也不冷。”

“你救了我哪有我还占你被子的道理。”他托着脑袋，透过桌子上的书堆里看我，黑夜里一双湿漉漉的眼睛亮亮的，“豁，你把四书集注当闲书看啊，我要是朱熹，非得今天晚上来你梦里打个招呼。”

听到这话，我倒是松了口气，原是个读过书的。就也不客气，冲他喊，我这叫谦话。

把煤油灯盖子盖住的那刹那，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姬发。

“你不问我为什么躺外面？”

“现在世道不太平，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也没什么好问的。我娘说，处处揭人伤疤要遭报应，你要想同我说，就自然告诉我了。”

乌黑的夜里，姬发眨巴着一双亮亮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看的我有点儿发麻。

“我有个苏家小妹，被一个有钱的老官儿看上了，非要让她爹把她送去当丫鬟，开这个数。”姬发把五根指头伸出来晃了晃。

这不摆明强抢民女吗，嘿，我这暴脾气...

“不管是五十个银元还是五个银元。这老登心里打什么算盘谁不知道，简直是司马昭之心。”

姬发似乎是好久没听到有人把俗词典故混着用的骂人方式，在夜里笑的直打滚，又来戳我的腰。

“人上哪给你整银元去，给五十个铜板就想把人绑了。”

“所以你就装成个小姑娘替她来了？”

他没吭声，过了许久，我隔着被子听见他的声音闷闷的...

“殷郊，你不一样，你是个好人。”

我怎么就成好人了，不对，我怎么就不是好人了。这小子不会被哪家的公子哥儿欺负了吧，所以才说我不一样，要不送佛送到西，哪天帮他讨回来。

我心里乱糟糟的，但架不住困意来的猛，我实在是张不开嘴。

那夜睡的倒是格外安稳，以前一个人盯着房顶半个时辰都清醒的很，到底是多了个人，这被子也暖了很多。

03

孩子们该是打破繁文缛节的第一梯队，我想。

第二日天还蒙蒙亮，我就听到院里的门吱呀呀的响。

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就看见姬发盯着我，眼睛里...有些狡黠？

他从怀里掏了又掏，拿出来本蓝布缠着的书：

“喏，小爷给你淘来本《海国图志》。那些四书集注什么的...老掉牙...就你还把他摆炕头。”

听到这书名，我一下就清醒了，急的拿枕头捂耳朵：“你...你...你怎么还看禁书。”

“害，就你还守着那些不放，这有的地方都传遍了，少爷，您爱看不看。”

我从小也少人管教，并不在乎主人家的虚称，但他还是一口一个少爷的叫我。他叫少爷也不是恭恭敬敬地那么叫，一股子看戏文的玩笑味儿。

我急的想上去捂他的嘴。姬发直接把那书摊我面前，自顾自的开始念叨，给我指欧罗巴和麦西图，讲可以在海里航行万里的巨兽。

听进去了这些新奇事儿，我内心悲悯，感慨天爷莫怪，实在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随后抱起书就读。

我一边看着那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一边说：“你也不怕我举报你。”

姬发对玩笑话的接受程度倒是蛮高，除了生死倒也没什么避讳的。

姬发揣了揣钱袋子，一脸纨绔样儿：

“你要举报了咱两都被抓，到时候在牢房里也挤一间屋里睡，你家里来救你我就抱你大腿出去，得，我白捡个善心少爷。”

“你收拾收拾，别看了。我带你去外面吃，当还你的恩了。”

“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哪有一顿饭就解决的。”

这话说出嘴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愣，不是没在心里嘀咕过这些，但这样自然的说出嘴倒是第一次。

以往一有挖苦别人的话就会被教规矩的嬷嬷说这不合礼数，渐渐也就憋在心里了。我又悄悄抬头瞟姬发的反应，也是，姬发也不是注重这些的人，他管这叫迂腐。

姬发笑了几声胳膊顺势勾上了我的脖子，紧了紧，勒得我直咳嗽。

“有顿饭就知足吧，还挑。”

还没等我问他哪儿来的钱，院里管事儿的嬷嬷就一路小跑着过来，尴尬地看了眼因为天儿热，全身上下只剩挽起的半截裤子的姬发，又看了看乱成一片的院子，忙声说：“哎哟，我的天爷呐，王爷回来了，哥儿，你快收收吧。”

对于父亲我其实不应避讳什么，只是我又上下打量了眼姬发，姬发如今这模样，实在是...

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一把拽过姬发，把他同床上那床被子一齐推到屋里长久未用的老柜子里。他倒是个细腻的人儿，走之前还不忘把那用蓝布条弯弯绕绕缠着的书也收了起来。

我爹一脚踏进来的时候，姬发还在喊这里面不会有耗子吧.....

我赶忙上了锁又敲了敲柜子，示意他悄声点别露马脚，结果给自己扑棱下来一鼻子灰。

我爹看了一眼脸和个花猫一样的我，皱了皱眉。坏了，姬发随身带着的那个玉环坠子没收起来，果真，下一秒，它就到了我爹手里。

“殷郊，这哪儿来的？”

我心里慌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答。还好我爹没太在意，扔了一边端起桌上的茶壶就往嘴里倒。

“这东西晦气，前几天买个了丫鬟回来，临到了发现那家子偷梁换柱送了个男的过来，现在随便什么人都敢骑到他爷爷头上来了，嘿，以为他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儿。”

我觉得这故事好像在哪儿听过，但还没细想，我爹接下来的话，让我腿都打了个颤儿。

04

——“你娘前些日子是不是教了你首曲子，给我弹弹。”

他以往是最不喜我摆弄这些音律的。

他说，国都要亡了，你要拿你那破琴弦割人的喉咙吗。其实我不是不会男儿家的那些功夫，就是文人的酸臭诗读多了，又听过我娘弹过几首，便喜爱摆弄这些。

每每听到他说这话，母亲都默不作声，父亲走后又来抓着我的手，捂我的耳朵：“郊儿，你这双手不抚琴是可惜了。”

我也不傻，看得出母亲嘴角虽是扬着的，眼底却是抹不掉的悲色。

后来，我爹再来我就把琴收了，只有母亲说要教我新曲子或是有人寻着个稀世的谱子我才会取出来。

说不上来是因为担心姬发在柜子里会不会被憋死还是因为我爹终于肯听我弹琴的欣喜，弹《普庵咒》的时候，我只觉得心跳的比鼓还快，连着弹错了好几个音。

我爹也不做点评，就那么静静地听着。听完前三段拔腿就走，给我扔了两袋子银子。

我没看明白我爹为什么突然给我钱使，但看他一脚已经迈过了那高高的门槛。我一时又不敢伸手够他的衣角，只能像以往犯了错那样，扑通跪在地上，闭着眼睛把脑袋往地上叩。

我爹总是这样，心思比海底的针还难捞。

等再回过神儿时，姬发手里的药油呛得我直咳嗽。

“那老头...咳，那个人是你爹啊？”

看着姬发脸上还没消下去的淤青，我终于把那事儿想明白了，但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能支支吾吾的蹦出些：

“嗯，你...那个，你当初讲你被人买...”

他背着光面向我，脸被阴影盖住了，看不出来是什么表情：

“哦，你猜对了，把我扔雪地里的那个就是你爹。”

我腿一软，觉得我也该给姬发磕一个。

姬发把脑袋低了下去，拿手掌晕开药油，轻轻的揉我膝盖上的淤青：

“把可怜的眼神收一收，收一收，本来...没想给你说的。”

“嘿，你爹眼睛也真毒。那天苏护带着他家女儿来找我爹谈工厂投资的事儿。你爹来我家地里收今年的税，正巧就碰上了，也不问清楚，第二天就上我家要人。”

“反正两边我家都得罪不起。我哥急的差点儿就把家里那屋子抵了。我看不过去，整了身儿姑娘衣服。反正我俩也差不多高。”

姬发手上还留着冻出来的裂口子，上药的时候碰在我的膝盖上，痒痒的。痒的我想哭，细想这些天对姬发的好还不够给人家赔罪的。

直到姬发突然喊，殷郊，你别哭了，鼻涕滴我脖子上了。我才反应过来我脸上早就水混着灰，泥的一片儿一片儿的。

其实姬发给我拿书回来的时候，我就打心眼是希望以后还能再和他来往的。

在北平住了这么多年，一辈儿的王孙公子个个儿都想着比谁的蝈蝈儿斗的狠，又或是城里哪家馆子又来了新姑娘，我打心里是瞧不起他们的，可其他人家的孩子又没人愿意同我来往。

以往我觉得这是清净日子，直到姬发同我打趣几句玩笑话，我才觉着以前那日子是无聊些。

我不知道说什么，低头姬发的衣角在我眼前一晃一晃的，我犹豫了一会儿，才拉住了：“姬发，你...能不能少恨我点儿。”

要说一点儿都不恨，我是不信的。但少恨一点，就有空儿给其他感情挪挪地儿。

姬发找了张帕子，拿热水润了润，给我擦脸：

“诶哟，我的小少爷，你哭什么，我又没怪你。”

“殷郊，以后和我一块练拳吧。”

“啊，怎么突然说这个。”

姬发在我肿起的额头上狠狠按了几下：

“因为不想看你这个样子啊...傻不傻...你爹都走百十米远了，还只磕头不吭气。最起码，别磕几个头，就把膝盖折腾成这样吧，练出来茧子就好了。”

“那么一个精明爹竟然能生出来你这么个孩子...”

我默然.....果然这小子没憋好屁。

但我好像话说早了，他后面好像又低低的补了声儿：

“殷郊，现在这世道人要活得自私一点。以后别看一个救一个了，把你家底儿都败光。”

05

姬发说他哥在城北开了家书馆，他暂时住那，让我没事儿来逛逛，比我屋里的书有意思多了。离王府也不远，过几条街就到了，但我最近却没什么时间去那铺子里寻书看。

自从那日我爹走后，我就没我娘的音讯了。

我爹看样子忙得脚后跟不沾地，我只能塞了银子找人打听，听那哥儿说，我娘前几日撞见

了我爹和窑子里的女人莺莺燕燕、卿卿我我，受不了，在房梁上吊了一抹白绫，就那么撒手走了。

他说就你爹回王府的那日。

我没被唬住，我总觉得他说的不是真的，我爹最近不知道接手了什么新生意，忙的紧。我娘临行前也说了，她从姜家回来会路过时兴的糖铺子，要是时候早就绕道去给我买糖吃，说不定是路上绕了绕，就耽搁了。

我的幻想一直撑着我到第二日，然后被现实砸了个稀烂。

我娘的棺椁被父亲差人送了回来，说是要在院里摆七天七日。送棺回来的人还递给我个小匣子，说是我娘随身带着的，是该给到我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瓶封好的糖水儿燕窝。

那几日，院里的嬷嬷们依旧做着手里的活儿，只有我怔怔的杵在那，像戏台上的木偶一般死死盯着门口。

没别的，我就想看看那个被我称做父亲的男人，会怎样踏进这扇逼仄偏院的门。但整个七天，从那扇门踏进来的只有姬发。

七天里我没怎么哭。直到下葬那日，我娘平日里爱簪在头上的簪子被嬷嬷翻了出来，就那样散乱地摆在桌子上，我才哇的一声哭出来，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在院子里对着砖墙发呆的时候没有人会耐着性子唤我吃饭了。

送我娘下葬的那日，我在队伍前面摔碗，姬发站在队伍后面跟着。

到地儿了，所有礼也行完了。我见姬发站在那儿，犹犹豫豫的来回走。姬发见我看他，也不踱步了，反到一个劲儿的攥手心。

不等他开口，我先把话说了：“你也闻见了...”。

姬发好像没想过我会说这话，愣了两秒，随后把我抱住了。

我心里发冷，我想，那探消息的哥儿说的或许是对的，我娘的死可能真的和我爹脱不了干

系，所以他那日才破天荒的听我弹我娘教我的曲子。

前些日子，我在我爹身上闻见了和我娘棺槨里同样的味道。

那味道像泡了醋的马尿，那时候快到我生辰，本以为他是寻了匹小马要送我，便在他后面跟了一路，直到看他走进了那家卖福寿膏的酒楼，呸，什么小马驹，那是害死人不偿命的大烟楼。

也是我嘴贫，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大抵是还对我的生辰抱着些期待，第二日饭桌上，我就那么直愣愣的点了出来昨天的事儿，话全抖搂出来也没有发现男人骤然拉下的面孔还有我母亲煞白的脸。

我爹没说话，摔门出去了。

我想追出去，我娘死死的拖住我，一边摩挲着我的脑袋，一边抱着我啜泣，哭了良久，哭到我快要憋死在她怀里，我听见她呜咽着说“郊儿，你不该说的。”

我不懂母亲为何这样伤心，我想给她说，父亲只是被迷了眼，他戒了就成了。过几日生辰我便向他说我愿意想办法帮他断掉那害人的玩意儿。可是后来直到我生辰，我爹都没回来过，那天我娘给我下了碗面，这事儿就这么草草了了，谁都没提。

我抱着牌位一边哭一边吐，仿佛要把我以后无人照料的十几年光景都哭倒在上面。

我不知道姬发现在怎么看我这个有着虚名头的少爷。认识不过半个月，我身上所有外壳都被现实裹住又撕开，赤裸裸地把我丢给他看。

回程的路上，姬发什么都没说，刚开始还是搀着我走，后来大概是嫌慢，干脆背着我回了那间屋子。

真是奇了怪了，都是八九岁的小孩，为什么他的肩稳得和枕头似的。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他在骂我那葬礼只出银钱不露面的爹，骂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时代，骂大烟。

姬发走路静悄悄的，没什么声响。

我们回来的时候，院子里做工的几个嬷嬷一下子变的慌慌张张的，跪在地上止不住地磕头，我还搞不太清状况。

咔嚓一声，几个青花瓷碟子从一个嬷嬷身上滚到地上碎了。

那个嬷嬷看着年纪轻，见事情已然露了出来，也不管什么规矩了，爬了过来冲我哀嚎，一边抽噎一边把字一个一个往外吐：

“少爷，您……您生下来就是富贵命，您不在乎这点小物件，我男人……我男人前几日刚死，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您就…就当可怜可怜我吧，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可是她嘴里说的小物件却是我娘两个金钗子、一个玉镯子还有桌子上的檀木梳子。

那瞬间，我真想把读过的书都扔狗肚子里然后骂个痛快。

但还是没忍心，看到她在地上一个劲儿的磕头，泪水混着血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小坑，我就又想起了那天我挽留我爹的样子。低头看那女人的袖口，衣服上大大小小的补丁要铺满了，还能隐约瞧见她手臂上一道一道的伤痕。

我想不明白我该做什么，又该怨谁。更想不明白她该怨恨谁。

说到底，我和她们又有什么不同，不过都在这时代洪流里飘着，只不过受的折磨不同，到底都是痛苦的、不见天日的，谁能逃的过呢。

我强撑着力气坐下，姬发把门封死了，在院里摆了张桌子，和我一同记着什么人要走，该给多少遣散的工钱，有的人临出门前还要在院子里顺走一块儿掉在地上的帕子或是长的端正的石头，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

等送走了一批，我和姬发已经瘫在院子里动不了了。

姬发大抵是觉得太过沉闷了，拿手点了点我的脑袋：“没想到，你还蛮有当家的谱儿。”

我苦笑了一声：“总归是见我母亲管过的。”

那晚，姬发一改以往犀利的口吻，一直跟在我后面说些有的没的的咸淡话。

临末了，他抱了床被子站在我床前，一脸正经的说：“天气凉了，你屋里那被子都被洗薄了，我搬过来吧，来给我们的大少爷捂捂被子。”其实这个理由很蹩脚，明明才八月不过。

我知道他怕我想不开，但其实我真的还行，如果真的被迫染上那玩意，对我娘来说，活着大概不如死了痛快。

但我总想让姬发多陪陪我，可能是因为我俩读的书不一样，有的时候真觉得我俩是两个世界的人，下意识觉得迟早也会因为什么事儿分开。

姬发倒也无差，从此后的每年，一到我娘忌日左右就抱着被子来我屋里陪我。年复一年，伤痛倒也淡了，有时春日里还没过，我却在数离八月还有几个日子。

07

时间就这么一年一年的过，把过往都化成了一艘船，放逐在姬发陪我度过的日日夜夜里，后来这船走的太远了，远到我都忘了刚开始我们读的书都是不同的，远到我忘了船再怎么大怎么稳，几个浪头打过来，也会翻。

最后一年，我记得很清，那年春日里我就一直睡不安稳，中秋那天姬发带了几个花灯好迟才来。

“这么多年了，这院里还是这么冷清，中秋也没个过节的气氛，你也不买个月饼吃。”

“哟，你小子还记得这院子里有个我呢，差点以为今天等不到你了。”

“我哪儿舍得啊...等着啊，我去买月饼回来。”

姬发临出门前帮我掩了掩衣服，其实一个人过不过的，我真无所谓。但看着那明晃晃的花灯，我是有点馋了。

我记得街口就有家泰丰月饼，可姬发那天走了很久，姬发说有点迟了，他赶过去的时候月饼摊儿刚要打烊，只剩两个五仁的，酥软的壳冻得梆硬。

姬发什么时候变这么穷讲究，有吃的就行，过节不就图个人气儿，人没了，节上哪儿过

去。倒是这月饼里的青红丝也是放久了，刀一切就裂了，没个韧劲儿。

“今年，我可能不能过来陪你了。”

我没在意，把那切好的月饼装了盘端到桌子上：“怎么，又要诓我搬到你哥那儿住啊。”

姬发坐在那揪桌子边翘起来的木头屑子，过了半晌说：“不是，我...我要走了。”

看他这样子，我心里的不安才是真真切切的，以往姬发都一副任何事情都手拿把掐的样子，这样低着头扣桌子的样子还是我第一次见：“啊？去哪儿啊，回老家吗.....北平要是混不下去了，我家到还有些产业，卖了先给你家添上银钱。”

“殷郊...我不是回老家，是留洋去。”

这次换我愣了，确实听说现在查得松了，南边好多私人的厂子都赚得朋满钵满，只是没想到这股风都吹到北平来了。

“哦，留洋.....留洋是极好的，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啊，也不是说你非要同我讲”我把桌子上的月饼往嘴里一顿塞，果然五仁月饼就是不如别的好吃“你总该给我说你去多久...”

姬发背过去给我倒水，低低的说了声：“是皇上和那几位大臣送我们去的，可能两三年吧。”

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哦，宫里那些人净不干正事儿。留洋去，也还成吧。就当，就当...”

就当什么呢，突然要和姬发分离的生活里我却突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来打发日子了。

隔壁院子里包了戏班子咿咿呀呀的声音传了过来，我只觉得像抓住跟浮木一样，想往门外走，好像再待一秒，我就绷不住了：“真是，这么晚了唱什么唱啊，还让不让人好好吃个饭了。”

“殷郊，这是正事儿，这是救亡图存的大事儿。”

得嘞，所有加在一起都没姬发这一句扎心窝子，合着我说那么多他就捡那一句听了。

“就你读的洋书多，就你心里装着家和国是不是？像我这种家里染着大烟的少爷就该和这几千年的封建一起没了，给你们维新派让路。”

那时候不知道哪儿来的自尊心作祟。其实说什么家国大义，归根到底只是想问他句你能不能别走，可能心里知道这是不能的，话说出口也变了味儿。

那股难受劲儿从心底泛上来，眼睛酸酸涩涩的，我推着攘着把他往门外赶。

我不知道姬发什么时候走的，但听见了他又在门外面少爷少爷的唤我，说三日后月台，你一定要来。

我忘了这矛盾怎么解的了，也记不清自己是什么点儿到的，又等了多久。

只记得那几日里，我还是赶忙让裁缝铺子打了件像他们那种读洋书的人，哦对，人家叫维新派。总之就是那种素素寡寡的长衫，参考着洋人的衣服新做了领子。

那衣服我穿不太惯，这么多变故后，我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后这三年，说不定有没有通信，全靠这一面儿的印象吊着。

他们要排成队列点清人数才能上车，送行的人很多，都挤在月台外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层铁栅栏。我来得早，挤在最里面，但也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

火车的轰鸣声响起来的时候，队里突然窜出来一个少年，往我这边跑。我想，亏做了件白色的衫子，隔着那层铁栅栏，他握着我的手，自顾自的说了好多话。

火车的声音太大了，我在他手心里写，一路顺风。

08

姬发走后不过个把月，这世道就随着年号一起变了，宣统三年变成了民国元年。

北平这地界儿富绅穷鬼都挤在一堆，新政府一建，各种土地税，人口税像水一样泼下来，路上人贴着人就像鬼贴着鬼，怕是神仙娘娘来了都要被囫囵个儿地吞进去，变成一堆残骨被吐出来。

不等我再过几天宽裕日子，这满街上时兴的发型衣物就一夜间变了样。

官兵押着一水儿的人排队剪辫子，剪刀麻木的从固定的轨迹上划过去，有时也会戳到人的脖子，鲜红的血溅到剪刀上。那剪辫子的师傅也不怪，把没了声响的人拿白布一包，顺手把剪刀抹了干净，挥挥手像丢垃圾那样丢了出去，鲜红的液体顺着土路干涸了凝在地上，乌黑的一团，一天下去也分不清是人血还是头发了。

我刚从那磨到发亮的剪刀下活着出来，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又看着乌泱乌泱的人涌过来，接着，身上就多了条麻绳，又被绑了出去。

扭头朝那摊子望的最后一眼，我看见有许多人匍在地上，混着泥土舔地上的血，如获至宝。

我胃里直倒腾，却也因为排了一天队，肚子里没什么东西，只能任由反上来的酸水一下一下打在我的食管上，痛得我本就被人压着的身子，越发往下，蜷成一团。

绑我的那人见我往下缩，大概以为我要逃，把手里的麻绳紧了又紧，勒得我喘不上气。

其实他倒也不必看这么紧，毕竟我那时候的体格在他面前就像鸡崽子。那时我只是在想，在想我读过的孔孟，朱熹。又想我那没有见过几次面的爹，和走的早的娘。

到了菜场口儿，我那许久没见过的爹就活生生在我眼前见着了。

不仅我们，连着王府里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被绑得结结实实的，那台子上遥遥的站着个穿军装的，把令牌一扔就给我们这些人扣上了个晚清余孽、勾结洋人的帽子。

打眼瞧去，我们现在的模样就像年幼时我和姬发偷跑出去，在庙会上看到的待宰的猪娃娃。

我被推着往为首的囚车里塞，看这架势，怕是要游街了。

看着车里人身上大大小小的麻绳节子，也分不清我们是人是畜生了。但熟悉的结儿让我破天荒地想念那个真真切切的人——那个现在估计在大洋对面学开飞机的少年。所有混沌模糊的东西里，唯有他清清楚楚地站在那儿，脑子里的记忆又被生拉硬拽了出来：

他同我讲，他家乡不似北平这样方方正正的，那里空旷的能一眼望到头，地上长的除了金灿灿的麦子，还有纯良的马驹。他的箭术便是在马背上摸出来的。只是他还没在那边过一个冬天，便随父亲迁到了北平，家里做起了小工厂的生意。

我是羡慕他的，从小到大除了四方的天儿，我也没见过什么。他看我呆着不动，一面不动声色的啃西瓜，一面偷摸地把右手绕到我背后，在我右肩上狠拍两下。我下意识地往右转，察觉是糊弄人的把戏，一回头便被他忽然凑近的脸骇到，他爱看我被吓到的样子，继而乐得开怀，那时候他鼻尖上还挂着西瓜的汁儿...

就这么想着，那些石子瓦片从囚车缝里划过脸，我也不觉得痛。那一眼望到头的麦场和草原，我没见过也想不出来。姬发穿洋装的样子，我没见过也想不出来，这些倒是可惜的很。

有个当官的和我爹进屋里聊了半个时辰，又把我们这伙人给放了。

倒是王府也给抵了，奴仆也给遣了，我爹收拾收拾钱财说他要去做生意去了。

我是不想走的，说来也怪，明明在囚车里坐着的时候还想去看看姬发说的老家。但是现在又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的砖墙也是可爱，我的根就在这儿了，连着我苍白的人生，离了北平去哪儿也是挂念着的。

最后一眼，我还是去了我从小住着的那间屋子，不为别的，想看看姬发有没有寄过来什么物件儿。

09

在那儿，我遇见了伯邑考。

我对着那门发呆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叫我

“殷郊”

那个人和姬发长得很像，但生的比我们白多了，又瘦。

他把这屋子的钥匙给了我，说姬发走之前托他照看我，他在新政府有点儿人脉，说了情托人免了我们一家子的罪，还帮我保住了这间房子。

我还是对着四方的天儿，数着砖。伯邑考偶尔会带几本书来看我，偶尔也会带着那个叫崇应彪的一起来。

看了很多书以后，我好像有点儿懂姬发了...

读完了我就再去借，好像多读一点儿书，我和姬发之间隔着的东西就会少一点儿。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是不是我把这些读完了，姬发就回来了。

这几年，伯邑考那间书铺子也变成了学堂。他在里面教书，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也会去。

最近听政府里有人传消息，大总统又要改成皇帝了。

谁能由得着政局上的变换，但那些学生偏偏不这么想，和当初揣着本禁书满大街乱窜的姬发如出一辙。

有两个小兔崽子非要写些文章，被政府查了。文件发到学堂里，要我们老师去接受批评，这事儿翻来覆去经历多了，不过就是拿点钱财去督办公署警察厅赎人。

我把署长的话从左耳朵灌进去又从右耳朵倒出来。掐着表，这次署长教训的时间又比以往长了五分钟，我又从兜里又多揣了一张银票。

把那两个小兔崽子从牢里捞出来的时候，他两倒是乖了，一声不吭的跟在我后面走，我还在琢磨着怎么让他俩给署长低个头认个错。

一回办公室，就看见个笔挺的男人，男人穿着一身儿西装，提着个棕褐色的手提箱。背光站着，在他后面形成了一圈光晕，我看的有些不真切。

我觉得有点儿眼熟，就多看了几眼。我在心里又算了遍日子，不对啊，这还差三天呢。

署长见我心思不在他的说教上，正想发火，一瞅办公室里的人影，脸上又挂了笑。目光辗转间，我也是惊讶人的情绪能转换的这么快。

“诶唷，姬处长，这调任令才刚下来，您就过来了。等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完，我就带您去办公室。”

诶，你说就说，回头剌我一眼算怎么回事。等等，这处长姓姬.....我又在心里算了遍日子。

男人转过头冲我笑了笑，他头发变短了，一看就是打理过的，肩变宽了，脸变得消瘦了，褪去了些少年的稚气。

我吓的把那两小兔崽子后衣领儿都攥紧了，转身就想走。

我不是没想过再见面，只是没想到会在这儿。原本我又订了花又做了衣裳。现在我因为走的急，头发也没梳过，乱蓬蓬的堆在头上，衣服也没换过，上面还沾着昨天那些小兔崽子弄上去的墨水儿。

我听见署长在后面骂我，也顾不上了，推开门领着两孩子就走。

推门之前听见姬发喊：“少爷，您别着急走啊。”

不用想也知道署长的脸估计又要急着演戏了。

“先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您是我们的榜样……”我听见那两个小兔崽子一脸崇拜的语气，我脚下的步子更加快了，毕竟我也是拿钱把他们赎出来的。

不等我走到门口，我的领子也一紧。我把手绕道后面戳了戳姬发的腰，给他使眼色，这儿还有两学生在这儿。

他松了但没完全松，我只能把两个学生送出了警察署门口，叮嘱了好多遍，一定要赶紧回家，文章的事儿明天到了学堂再说你们。

10

这么些年，原先的王府地界儿上长出高高矮矮大小不一的院子，把阴冷冷的封建王府围成了烟火气十足的胡同巷子。

站在青石板路上，我有时都会恍惚，单我这间偏屋子留着，留在胡同口的最深处，保持着老旧的样子，无声地矗在那儿。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是被姬发像我拎那些小兔崽子那样给拎回来的。

“你认路吗你就走……”我嘟囔了句，又看看姬发紧绷的下颌角，把话咽了回去。

“这房子我走的次数不比你少，嘿，我就奇怪了，你干嘛一见我就跑。”

“这日子还差三天，不知道的还以为见鬼了。”

刚回家，订的花倒是也赶巧，正好送到了。

姬发挑了挑眉：“少爷，这花买给谁的啊。”

“王府都没了，叫什么少爷。”我从兜里把钥匙递给姬发，帮着做工的伙计把花往下搬。

刚一进门就看见姬发挨个屋的翻东西，

“怎么，怕我讨老婆回来，这屋里没你住的地方啊。”

姬发没说话，从我手里一把夺了花在我脑袋上敲了两下：“我找个瓶子把你买的花插起来。”

“干嘛突然说讨老婆。”姬发脸突然凑的很近，他的嘴角很薄，严肃的时候就抿成一条线。

“就...就随口一说，又没真的想。”我没敢看姬发的眼睛，低下头四处乱瞟，因为那一瞬间，我心底好像传来了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那只沉没了许久的船，潮起潮落间又浮了起来，

又或是，它从不曾沉没。

姬发说今天要拍任职照，约了泰丰摄像馆的师傅，要我一起去照一张。

我从柜子里翻出来一件鸦青色的夹棉长衫，那外面是人字毛呢，用梭织工艺加了银线进去。

“你试试呗，这几年闲的没事儿，估摸着量了你的个子，到时候拜托师傅再照一张。”

那身儿蓝色的军装好看是好看。尤其搁在当下这个光景，往街上一丢，一水儿的人往上扑。但姬发一穿上它，总觉得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不像我记忆里那个样子，我记忆中的姬发好得多了。

乌黑的棚布一罩，摄像机按下的那一刻，光耀的我眼睛疼。

那照片六七天才能冲洗好。拿到照片的时候，我看着我半眯的眼睛一个劲儿地惋惜。

那照片上姬发手搭在我身上，偏有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姬发举着看了很久

“要是一直这样就好了。”

姬发把那张照片往怀里塞了塞，像当初塞那本禁书似的，过了一会儿，又问我学生们写的那篇文章。

我没吭声，其实打心底我是赞同的，这几年无论时局怎么变着的，打街上一看，自己苦，别人也苦，人就察觉不出这苦的味道，总需要些东西，提醒着这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的。

不然后人像摸黑儿过河一样活，连个光亮都没有，说不定哪日就溺死了。

“总要允许有这样的声音存在嘛，小孩子写着玩儿。”我打个囫囵想把这个问题绕过去。

姬发笑了笑，从兜里掏出袋儿钱来，不多不少，正好是这些年我赎孩子用的钱。

我把钱锁进柜子里，把照片隔着层玻璃，垫到了我写作的那张桌子上。阳光撒在上面的时候，亮堂堂的。我想，我这大半辈子好像都没摸黑儿过过河。

11

“伯邑考，你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姬发上任没个把月，因为对学生文章问题看法的不同，被调任去了其他任务组。我问去哪儿啊，姬发沉默。我问多久回来啊，姬发又沉默。我问我能去吗，没别的，就像跟你去外面转转。姬发说那是个偏远地儿别去了，他看能不能寄信回来。

姬发说，去那儿也好，离了官府衙门那些迂腐气，找个地方好好钻研钻研，也学着造造飞机。他走的时间在墙角撒了把种子，说等这儿长出一排葱郁的树，他就回来了。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种子都还没来得及冒头。我没等到信，只等到了一纸通知，姬发的骨灰连着他从未寄出来的信说要送回来叫我和伯邑考去领。

伯邑考该是察觉到我嗓音里带了哭腔，像摸小兽脖颈那样一下一下帮我顺着气。记不清第几次了，有的时候我会分不清记忆和现实。伯邑考察觉我不对，有时也会拉着崇应彪陪我一起演戏。

“殷郊，别等了，他回不来了。”

“明日就是游行的日子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来了。”

雪下了很久。

“哥”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像姬发那样叫伯邑考哥，“你说，为什么我们都活不下去呢，明明我们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甚至连个声儿都没喊出来，为什么人就走了。”

“殷郊，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伯邑考还是笑着的，但眼底却闪过我只在母亲眼底望过的悲色。

“这次来，也是有件事想拜托你，是关于我新办的报纸，想请你当编辑。如果我出了事儿，拜托你帮我把他办下去，一直办下去。”

这一家子人都爱这么说，传到我耳朵里，就像央着我一直活下去似的……

“要说这命运啊，本以为我会比他先死的，不管是死在剪辫子的台子上，还是菜场口儿，怎么论先死的也该是我这个家里染着大烟的前朝王爷家的少爷，没想到，最后竟只留我一个，又教书，又办报纸的…”

这月饼怎么又是五仁儿的，青红丝放多了，缠绕在一块儿，嚼也嚼不烂。

不知怎的，我又想起来以前在伯邑考书铺子里翻到的一本野史来。

那上面记的是武王和殷商太子的旧事，上面的字迹都快模糊了，大概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上面写武王为殷商太子大举祭祀之事，史官听到的祷祝词里，有句——此生恨往生补，即真有轮回，必当长寿，先观新治，享民安乐。

第二日的游行，我没去看，我拿着报纸的样板去了印刷厂。可那声音还是透过窗子传了过来，在学生的一声声呐喊里，我觉得我似乎又能看清了点儿。

伯邑考没说错，这次游行终于把衙门里的几位官老爷惹到了，当街毙了好几个。

伯邑考被关了进去，没有死掉的消息，也没有活着的消息。

这么些年过去了，我还是住在北平，用不同的笔名运营着报社。

抬头望，还是那四方的天儿。但不一样的是，我不再数砖了。姬发随手撒在院里的种子长成了小树苗。每日里需浇水松土施肥。

我想，我得活下去，最起码得活到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的时候，听到那些零件碰撞的声音，替他看看这新时代。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